

# 目录

绪论：历史文化背景	1
-----------	---

---

<b>上篇 媒介·影响</b>	<b>17</b>
-----------------	-----------

---

<b>第一章 俄罗斯热与英国文坛</b>	<b>19</b>
一、俄罗斯芭蕾-陀思妥耶夫斯基热-俄罗斯热	19
二、俄罗斯性格-俄罗斯精神-俄罗斯心灵	25
三、俄罗斯文学对现代主义作家和创作的影响	28
<b>第二章 佳吉列夫与英国知识界</b>	<b>38</b>
一、佳吉列夫和他的芭蕾舞团	39
二、英国知识界的接受和反应	42
三、俄罗斯芭蕾与小杂志《节奏》	47
四、英国知识分子眼中的俄罗斯形象	52
五、问题与启示	56
<b>第三章 科特林斯基与英国现代主义作家</b>	<b>60</b>
一、“拉纳尼姆社区”(Rananim):“乌托邦”之乡	62
二、“不寻常的友爱”:惺惺相惜直至永远	72
三、贺加斯出版社:共同的事业	80
四、科特林斯基的作用与影响	85

---

<b>下篇 回应·崛起</b>	<b>91</b>
<b>第四章 弗吉尼亚·伍尔夫：变化的节奏</b>	<b>93</b>
一、俄罗斯芭蕾与小说创作	94
二、俄罗斯芭蕾与小说中的色彩元素	105
三、俄罗斯想象与《奥兰多》	116
四、英俄文学观的碰撞与伍尔夫的文学观	134
<b>第五章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生命力的书写</b>	<b>151</b>
一、智性交鋒：劳伦斯与俄罗斯作家	151
二、批判、借鉴与升华：《圣莫尔》与《安娜·卡列尼娜》	165
三、劳伦斯的生命文学观	174
<b>第六章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英国的契诃夫”</b>	<b>187</b>
一、回顾与回应	188
二、仿写、改写和超越：简单的对比	195
三、仿写、改写和超越：进一步的分析	209
四、新形式—新曲调—新表达	217
五、曼斯菲尔德的二元文学观	224
<b>结语</b>	<b>239</b>
<b>参考文献</b>	<b>244</b>
<b>后记</b>	<b>285</b>

# 绪论：历史文化背景

## 一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期，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如同 19 世纪前期那样继续在欧洲盛行，社会主义则成为新崛起的第三种主要力量。1867 年奥匈帝国建立，1871 年意大利统一，同年德国统一，1877—1878 年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黑山相继赢得独立，1908 年保加利亚独立，波兰则一直处于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之中。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交互作用推动着欧洲的政治革命，其作用不仅影响着欧洲的政治格局，而且辐射到欧洲各国势力所及的整个世界。一战的起因是民族主义，而其结果也宣告了民族主义的胜利，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独立。以马克思为主要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想随着第一国际（1864）和第二国际（1889）的建立而逐渐成熟起来，并因 1917 年俄国革命的成功而被推向高潮。

在科学领域，以牛顿（Isaac Newton）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在 18 至 19 世纪获得了全面发展，成果丰富，成就非凡。“牛顿世界观似乎什么都能解释，或者至少被期望什么都能解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所有的科学领域似乎都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sup>1</sup> 但是，首先在 1859 年，达尔文（Charles Darwin）出版《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创立进化论，给人类自我中心的传统观念以致命一击。然后在 19 世纪末，科学家们相继发现了 X 射线、放射性和电子，揭开了现代科学发展的序幕。20 世纪初，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Max Kart Ernst Luding Planck）建

---

1 理查德·德威特：《世界观：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李跃乾、张新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203 页。

立了量子理论，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建立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从而引发了一场极为深刻的物理学革命，并由此引发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第三次科学革命。

随着科学的发展，18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以纺织机和蒸汽机（包括蒸汽动力）为代表，形成了第一次技术革命浪潮，首先在英国，随后扩展到欧洲大部分国家，使近代工业由手工和畜力机械化进入到水力动力和蒸汽动力机械化时期。第一次技术革命随即引起了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30年代），在此期间，动力机器的生产逐步普及，推动了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生产的过渡，进而推动了新兴产业部门的崛起和工业生产体系的全面变革。19世纪30年代—20世纪初，以电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应用为标志，形成了第二次技术革命，以电气为主导的新技术逐步取代了蒸汽动力技术，产生了以电力为基础的电机制造技术、电力传输技术、无线电通信技术以及电话传输等一系列电气技术，实现了技术体系的根本变革。第二次技术革命又导致了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它的主要标志是生产的机械化和半自动化，实现了运用电动机驱动各种机器做功，为这一时代的生产体系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

两次工业革命为欧洲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保障，在19世纪的100年中，欧洲经济增长的速度令人惊讶，例如，按照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的说法：

工业革命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史无前例地提高了生产率。这方面大不列颠首先受到影响，其资本从1750年的5亿英镑增长到1800年的15亿英镑、1833年的25亿英镑、1865年的60亿英镑。在19世纪后半期，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影响了整个世界。新西兰的羊毛、加拿大的小麦、缅甸的稻米、马来西亚的橡胶、孟加拉的黄麻以及西欧和美国东部蒸蒸日上的工厂——所有这些资源都被编入了生气勃勃、不断扩张的全球经济之网。<sup>1</sup>

1 勒芬·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董书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95页。

欧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人口总量迅速增加，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人口，从1800年的1.9亿人增到1900年的4.2亿人；而工业化则导致城市人口激增。

19世纪的欧洲仍然以农业为主，但城市人口却迅猛增加。到了19世纪末，大不列颠社会成为史上最城市化的社会：10个英国人中有9人住在城市里。而在别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法国，70%的人口仍住在农村，而在西班牙这个比率为80%。但各处的城市人口都在急剧增加：1880年，伦敦人口为90万，巴黎人口为60万，柏林人口为17万。到了1900年，这些数字分别增至470万、360万及270万。格拉斯哥、维也纳、莫斯科及圣彼得堡的人口也都超过100万，另有16座欧洲城市的人口超过50万。<sup>1</sup>

阿尔德伯特（Jacques Aldebert）等在《欧洲史》（2014）中指出：

工业化正像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出现一样，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历史。欧洲从未发生如此突然、如此剧烈的变化……1880—1914年间，在欧洲刮起一阵乐观的现代主义风。欧洲人相信进步、不惧怕未来。这时期的欧洲文明以其开拓性、适应性与自信心而超过从前。有了这张王牌，欧洲技术很快就传遍全球。的确，工业化为向世界开放创造了最佳条件。欧洲各国可以利用商业、文化与外交影响而扩大保全。在19世纪最后25年，新领土被纳入现有的帝国，这些领土或是被征服的，或是被欧洲人新发现的——主要在非洲。<sup>2</sup>

单就英国来看，它在维多利亚时期，特别是中期阶段（1848—1870），达到了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科学发展、社会进步的全盛局面，也是历史学家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所说的“进步时代”。<sup>3</sup>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满腔热忱地赞美这个时代

1 阿尔德伯特、加亚尔等：《欧洲史》，蔡鸿滨、桂裕芳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483页。

2 同上，2000，501-502页。

3 M. H. Abrams and Stephen Greenblatt.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ume 2B The Victorian Age*, Seventh Edition.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0, p.1049.

的进步，称赞英国人是“世界上见过的最伟大和最高度文明的人民。”<sup>1</sup>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维多利亚女王的 60 周年庆典》（“Queen Victoria’s Jubilee”）一文中写道：“女王统治时期的英格兰和之前任何英国统治时期的英格兰的对比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英国有 2000 年的历史，但自女王出生以来，世界在很多方面的进展比 2000 年中所有其他方面加起来要大得多。”<sup>2</sup> 但在 1873 年之后经济和政治显现出受挫迹象，首先是物价、利率和收入开始下跌，随之而来的是失业率增加，贫富差距迅速增大，进而导致工人运动迭起。1900 年，英国工党正式建立，<sup>3</sup> 并在一战之后赢得了底层民众的支持。由于英国政府对 1845 年爱尔兰大饥荒处置不当导致了强烈不满，独立运动逐渐扩大，政治活动日趋激烈，最终导致了 1916 年的复活节起义。19 世纪晚期，英国各自治领通过英国议会的法案赢得了自治。虽然直到一战前大部分英国人仍然保持着乐观自信，特别是对大英帝国的充分信心，但一些敏感的政治家、学者、作家和艺术家逐渐意识到某种危机并以各种方式表现出他们的焦虑。一些作家认为，商业和工业的领导地位正在以人类幸福的可怕代价换取，所谓的进步只有通过放弃传统的生活节奏和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才能获得。<sup>4</sup> 随后，英国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造成 75 万士兵阵亡和将近 200 万人受伤，还导致战后长期的经济萧条。“英国历史上没有哪四年能够与这四年相比，不论从人们的牺牲和悲剧方面来说，还是从国家的信仰所受的打击来说。这场战争是英国人所经受的创痛最深的事件。它关闭了 19 世纪的安稳的大门，而开辟了通向不稳定的 20 世纪的去路。”<sup>5</sup>

## 二

在概述了较为显性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之后，让我们把眼光转向文化的深层。

1 M. H. Abrams and Stephen Greenblatt.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ume 2B The Victorian Age*, Seventh Edition.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0, p.1043.

2 Mark Twain. “Queen Victoria’s Jubilee”. *Mark Twain: A Tramp Abroad, Following the Equator, Other Travels*. The Library of America, 2010, pp.1042-1052, p.1047.

3 英国工党创立于 1900 年，但直到 1906 年 2 月 15 日工党名称才正式启用。

4 M. H. Abrams and Stephen Greenblatt.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ume 2B The Victorian Age*, Seventh Edition.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0, p.1043.

5 戴维·罗伯兹：《英国史：1688 年至今》，鲁光桓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363 页。

1874年，德国数学家康托（Georg Cantor）创立集合论，为在数学中引入实无穷开辟了道路。集合论为数学理论的形式化奠基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与传统的数学理论往往具有现实背景不同的是，集合论是高度抽象的，它的研究对象事先没有任何限制，换言之，它的论域不是唯一的，这与欧几里得（Euclid of Alexandria）几何具体研究点、线、面性质的情形完全不同。康托曾明确地说：“数学在它自身的发展中完全是自由的，对它的概念的限制只在于：必须是无矛盾的并且和先前由确切定义引入的概念相协调。……数学的本质就在于它的自由。”<sup>1</sup>在他心目中，数学早已不是现实世界的（或者说物理学的）模型，而是人类心灵的自由创造物。1902年，罗素（Bertrand Russell）发现在集合论基础中存在悖论。由于当时大多数数学家已经接受了集合论，集合论也已成为纯数学各主要领域的逻辑基础，所以集合论悖论的出现就不仅仅是集合论的危机，而是整个数学理论体系的危机。

19世纪70年代，德国哲学家、数学家弗雷格（Friedrich Frege）发现，传统的自然语言不能承担清晰地表达哲学概念、命题及其论证过程的任务。1879年他发表《概念文字》（“Begriffsschrift”，1879），创造了一种符号化的人工语言以表达哲学概念、命题及其论证过程，并试图通过对这种人工语言的逻辑分析澄清哲学中的含混之处，从而开创了哲学的“语言转向”。此后，由于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人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等流派的努力，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逐步发展起来，成为20世纪哲学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其基本特征是相信通过对语言的一种哲学说明可以获得对思想的一种哲学说明。这种观念不仅决定了其后哲学的发展方向，也影响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领域。19世纪末，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明确提出，“上帝死了”<sup>2</sup>，“虚无主义站在门口了”<sup>3</sup>，“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对目的的回答”<sup>4</sup>。“一切长期存在的事物在其存在过程中

1 转引自莫里斯·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四册，邓东皋、张恭庆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105页。

2 弗里德里希·尼采：《快乐的知识》，黄明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27页。

3 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48页。

4 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80页。

都逐渐理性化了，以致其非理性起源益发渺茫了”<sup>1</sup>。语言转向和尼采哲学从不同侧面预示了欧洲在哲学、宗教等人类文化的核心领域正酝酿着一场天翻地覆的巨变。

在宗教方面，也不断发生着或潜移默化、或令人惊讶的变化。正如戴维·罗伯兹（David Roberts）在《英国史：1688年至今》（*A History of England: 1688 to the Present*）中所指出的，在英国，

英国的上层阶级，这时也不相信基督教故事的绝对真实。到了1900年的时候，神的不可知论日益抬头，有成为维多利亚知识阶层的新正统主义的趋势。这种怀疑主义，连同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大家对宗教的漠不关心，使1886年以后去英国教堂的中上层人士减少了。对宗教的怀疑成为普遍的现象。这反映着知识方面的三种莫大力量：对理智的一致倾向；认真的基督教必备的伦理规则；各方面知识的提高。<sup>2</sup>

在艺术领域，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绘画基于透视法和人体解剖学的运用而不断进步，无论是人物画还是风景画，追求逼真是其共同特征，精确的透视、适当的比例、自然的色彩则使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但是，19世纪后期兴起的印象派绘画逐步超越了写实的艺术风格，追求外光和色彩的表现，强调艺术家对世界的瞬间感受和印象。进入20世纪，抽象主义、立体主义等艺术流派兴起，把艺术家对世界的主观感受凸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以康定斯基（Василий Кандинский）为代表的抽象主义最基本的主张是，艺术必须关心精神方面的问题而不是物质方面的问题。艺术家的意图，要通过线条和色彩、空间和运动，不要参照可见自然的任何东西，来表明一种精神上的反应或决断。康定斯基曾明确地说：“一件艺术作品的形式由不可抗拒的内在力量所决定，这是艺术中唯一不变的法则。”<sup>3</sup>“很明显，色彩的和谐统一的关键最终在于对人类心灵有目的的启示激发，这是内在需要的指导原则之一。”<sup>4</sup>“凡是由内在需要产生并来源于灵魂的

1 弗里德里希·尼采：《朝霞》，田立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3页。

2 戴维·罗伯兹：《英国史：1688年至今》，鲁光桓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267页。

3 瓦西里·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查立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12页。

4 同上，35页。



东西就是美的。”<sup>1</sup>正如在康托心目中,数学已经不再是物理学的简单摹本,不再单纯地表现人们的直观经验,而成为人类心灵的自由创造物一样,在康定斯基心目中,艺术也不再是现实的简单摹本,不再单纯地表现人们眼中所见的现实,而成为人类心灵的自由创造物,唯一约束它的,仅仅是艺术家(或者说人类)心灵中的和谐观念。

类似的,以毕加索(Pablo Picasso)为代表的立体主义,从艺术的角度打破了欧几里得的空间观念,或者说打破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根据阿瑟·I. 米勒(Arthur I. Miller)《爱因斯坦·毕加索——空间、时间和动人心魄之美》(*Einstein, Picasso: Space, Time and the Beauty that Causes Havoc*, 2002)中的研究结果,立体主义的第一幅代表作——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Les Femmes d'Alger, 1911),应用了他的朋友普兰斯(Maurice Princet)向他描述的“四维空间”的概念<sup>2</sup>,画中蹲着的少女的整个正面和侧面被同时表现出来,毕加索似乎是把她们看作一个来自第四维的投影<sup>3</sup>。米勒进而指出,

毕加索的伟大突破是为了实现科学、数学、技术和艺术之间的一种联系。他摒弃了已有的常规,转向一个崭新的思想框架,以科学作模型,以数学作指导——就像20多年后物理学家们也将做的那样。就这样,他找到了勇气在《亚威农少女》里创作他自己的视觉表达法,并向即将出现的立体主义的几何语言方向前进。<sup>4</sup>

从一个更为通俗直观的角度看,立体主义绘画对一个对象的处理,是要在一个画面上表现我们需要绕着那个对象转一圈所看到的東西。换言之,画家从不同角度获得一个三维对象的不同影像,然后把这些影像叠合、拼接在一个二维画面上,这无疑是对传统的欧几里得空间观念的解构。对于发生在艺术领域的深刻变革,拉迈松(Pierre Lemaire)在其主编的《西方文明史》(*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Occidentale*, 1986)中写道:

1 瓦西里·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查立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70页。

2 阿瑟·I. 米勒:《爱因斯坦·毕加索——空间、时间和动人心魄之美》,方在庆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4页。

3 同上,126页。

4 同上,145-146页。

欧洲在 19、20 世纪内出现的动荡触及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文化领域尤为显著。不管所出现的有关艺术的观点是趋于平淡还是愈加神化，我们都应该看到，艺术已经扎根于社会问题的现实性，将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新型的时空观念、对心理现象的探索或各种交换与交流结构都纳入自己的体系。艺术实践虽然也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但并未因此而减少观念上的创造，反而创造出了令人惊奇、恐慌，有时甚至带来种种争议的观点。<sup>1</sup>

索雷尔（Walter Sorell）在《西方舞蹈文化史》（*The Dance Through the Ages*, 1967, *Dance in Its Time*, 1981）里以类似的笔触描述这个不断发生剧变的时代：

没有哪个生活在 19 世纪末——1895 至 1905 年之间——的人能够预见到即将发生的种种剧变的范围之大。然而，这些剧变的事件却带着技术的强大威力蜂拥而来，使得世界的面貌永远地发生了变化。谁也不会相信——谁也不愿意相信——文明在此刻达到了一个转折点。直到 1918 年，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才在其《西方的衰落》中，对西方世界最终衰落的危险提出了警告。他预见到了，机器将会怎样去取代上帝，并使得人类能够发挥无所不知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又将会转过头来与人类作对。有谁能够想象，如此之多文艺复兴时期中逐渐加以珍惜的宝贵东西，居然会如此令人痛心地遭到肢解？

索雷尔试图表明，19、20 世纪之交，世界正在发生并将继续发生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影响深远的剧变，其重要意义只有在多年之后人们才能充分体会和理解。在概述了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剧变的先兆之后，他认为艺术变革的先兆也已经蕴含于其中：

在这种环境之下，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最令人吃惊的思想成就、发明、发现都发生在这个决定命运的 10 年之

1 皮埃尔·拉迈松主编：《西方文明史：欧洲谱系》，方友忠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72 页。

中。它们革命化了我们的生存，并因此更新了许多艺术家们的冲动和创作过程。<sup>1</sup>

如果我们把眼界稍微向后延伸一点就会注意到，1918年，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出版了震惊欧洲学术界的《西方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 1918），把世界历史分成八个完全发展的文化，细致考察其各个时期的不同现象，揭示其共同具有的产生、发展、衰亡及毁灭的过程，进而指出，西方已经走过了文化的创造阶段，正通过反省物质享受而迈向无可挽回的没落。米勒指出，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家和最重要的艺术家几乎同时在颇为相似的氛围下经历了他们最伟大的创造时期。这一现象有着更普遍的意义和更深刻的原因。在19、20世纪之交，欧洲或西方不仅面临着社会与文化显性层面明显的动荡和变革，在多个看上去不太相干的文化核心领域也相继发出了十分相似的、惊世骇俗的疑问：世界真的是我们所感觉的或被告知的那样吗？人们凭什么要相信这些？如果事情不是那样，又会如何？一个个巨大的问号，发自那个时代各个领域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重要进展，但对一些深层问题，他们苦思冥想、不懈探索，却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从而引发了对人类知识体系、价值体系、社会规范体系和信仰体系之深层基础的越来越强烈的怀疑。

简而言之，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整个欧洲而言，19、20世纪之交，是一个思想碰撞、激情澎湃、暗流涌动、危机四伏而又孕育新的希望的年代，它预示着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即将到来。当我们从这样的视角去看问题，就会发现，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只是这种变化的一个表现，它的兴起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基本的历史必然性。

### 三

1924年，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小说中的人物》（“Character in Fiction”，1924）一文中写道：“1910年的

1 瓦尔特·索雷尔：《西方舞蹈文化史》，欧建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453-454页。

12月，或在此前后，人性发生了变化”。<sup>1</sup>

一个共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提出，1910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就是在1910年英国人长期郁结于心中的火焰突然燃烧了起来……被很多人视为是战争后果的战后10年的那些放任行为，实际上在战前已经显现。大战加速了一切——在政治、经济、行为方面——但没有任何新的开端。”<sup>2</sup>饶有意味的是，1910年作为英国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也通常与英国现代主义（文学）主要发展时期1910—1930年联系起来，被视作是传统文学转向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是受了英国著名现代主义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影响。

两种断言看似相同，但所指语境以及含义却有所不同。前者作为历史学家，更多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化，认为战后那些奢侈行为并非完全是战争的影响，而是与战前日积月累的社会问题有密切关系，战争只是导火索，点燃并释放出人们在心头积压已久的情感。就英国来说，1910年是充满政治动荡的一年：阿斯奎斯的自由联合政府的两次选举、爱德华七世驾崩、乔治五世继位、妇女选举权运动。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对科技产生了过度的依赖，市场经济的拓展又导致了市场的商业化，随之，大众文化的兴起以及官僚主义对私生活领域的侵入，使得社会阶级意识和两性之间关系在观念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有这一切都对英国的社会文化艺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当伍尔夫宣称“人性发生了变化”时，显然，她是有所指的。她针对的是那年11月在伦敦艺术界发生的一件大事。她的挚友著名艺术评论家罗杰·弗莱（Roger Fry）组织了首届“马奈与后印象派画家”的画展，展出了塞尚（Paul Cezanne）、凡·高（Vincent Van Gogh）、马蒂斯（Henri Matisse）和毕加索的作品。这次画展完全不同于当时人们所熟悉的写实风格的绘画，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艺术革命，也是一场观念上的革命，它改变了艺术家和作家们对待事物的态度。画家瓦奈莎·贝

1 Virginia Woolf. "Character in Fiction". *The Essays of Virginia Woolf*, Vol. III, 1919–1924. Ed. Andrew McNeillie. New York &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88, p.421.

2 转引自 Michael H. Whitworth. *Virginia Woolf*.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50.

尔 (Vanessa Bell) 是这样描述她当时的感受的: “1910 年秋对我来说, 万物仿佛都焕发了新的生机, 这是一个万物兴奋得嘶嘶作响时刻, 新关系、新思想、各种激情似乎都涌入了人们的生活之中。”<sup>1</sup> 可见, 当弗吉尼亚·伍尔夫 14 年之后作出以上断言时, 她所指的显然是那次令她震惊、如醍醐灌顶般的画展。其间, 她经历了观看俄罗斯芭蕾演出、阅读、翻译和出版俄罗斯文学作品的过程, 完成并发表《雅各的房间》( *Jacob's Room*, 1922)、《邱园》(“Kew Gardens”, 1919)、《星期一或星期二》(“Monday or Tuesday”, 1921)、《现代小说》(“Modern Fiction”, 1919) 等作品, 还为《雅典娜神庙》( *The Athenaeum* ) 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文学刊物撰写大量的书评, 特别是关于俄罗斯小说家的评论文章。值得注意的是, 伍尔夫一生中共写了 18 篇关于俄罗斯主题的文章, 而其中 16 篇发表于 1917 至 1922 年间。可以想象, 当她在《小说中的人物》中写下那句名言时, 那次画展所引发的震撼仍在她心里余音未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伍尔夫才敢于在 14 年之后“肯定地说”, 1910 年前后开始写小说的作家处在“没有一个活着的英国作家可供他们效仿”的境地。<sup>2</sup> 她将这个时代分成爱德华和乔治时代, 将威尔斯 (H. G. Wells)、贝内特 (Arnold Bennett) 和高尔斯华绥 (John Galsworthy) 算作爱德华时代的人, 而把福斯特 (E. M. Forster)、劳伦斯、斯特拉奇 (Lytton Strachey)、乔伊斯 (James Joyce) 和艾略特 (T. S. Eliot) 归入乔治时代。被贴上爱德华时代作家标签的是传统守旧的, 而被称之为乔治时代的作家则是日后的现代主义作家。在今天看来, 伍尔夫的这一断言不仅具有前瞻性, 而且合乎情理。著名现代主义学者布雷德伯里 (Malcolm Bradbury) 和麦克法兰 (James McFarlane) 在《现代主义的名称和本质》(“The Name and Nature of Modernism”) 一文中明确将 20 世纪早期界定为现代主义鼎盛时期, 指出这一时期经历的两次高潮是紧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sup>3</sup> 虽然他们没有直接言明具体时间, 但其所指不言而喻。战争诗人鲁伯特·布鲁克 (Rupert Brooke) 在 1910 年爱德华时代终结时, 也清楚地认识到英国社会的巨大变化: “我不确信这是否是‘进步’, 但我确信发生了变化”<sup>4</sup>。敏锐

1 Jane Dunn. *Virginia Woolf & Vanessa Bell: A Very Close Conspiracy*. London: Virage Press, 2000, p.14.

2 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随笔全集》II, 王义国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907-908 页。

3 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cFarlane. Eds. *Modernism 1890-1930*. London: The Penguin Group, 1976, p.36.

4 *ibid.*, p.180.

的英国艺术家和作家意识到，爱德华时代所遵循的文学陈规已不能满足他们对新事物和新体验的表达。然而，乔治时代的作家还不能做到完全摒弃陈规，独立创新。1910年和1912年的两届后印象派绘画展特别是首届画展使他们茅塞顿开，领悟到艺术创新同样适合于文学的创新，进而认识到文学创作同样具有种种的可能性。

如前文所述，传统上，通常将1910—1930年与英国现代主义联系起来，这一时期也被认为是英国现代主义发展的重要时期。诚然，后印象派绘画展为20世纪早期文学艺术领域迎来了新的生机，开启了新的可能性。然而，影响并推动文艺革新的力量并非是单一的，而是一种由综合因素生成的效应。特别是，从文化角度看，在1908—1914年间，英国伦敦成为接受各种思想、流派的聚集之地。它们包括：意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未来派和漩涡派；佳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康定斯基的绘画，斯特拉维斯基（Igor Stravinsky）的音乐，蒙太奇电影，俄罗斯文学，以及庞德（Ezra Pound）、艾略特、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 或 H. D.）、曼斯菲尔德、路易斯（Wyndham Lewis）、劳伦斯和以弗吉尼亚·伍尔夫为代表的伦敦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它（他）们一起汇聚伦敦，一起互动，相互交流和传播，继而衍生出新的思想和新的表达形式。现代主义学者巴特勒（Christopher Butler）将这种现象概括为“现代主义者的合作”<sup>1</sup>。他认为，“历史上所有时期，伟大的艺术家都愿意彼此相识，彼此了解。他们相互间的合作（或竞争）主要来自于他们想知道‘正在发生什么’。这种感觉能远超任何受声明约束的艺术运动的感觉。”<sup>2</sup>正是艺术家之间这种多方亲密的合作，才赋予他们，以及我们这个时代作为普遍潮流的一次“现代主义运动”的这种感觉。<sup>3</sup>

概括地说，一个时代的前卫艺术或艺术创新是多方合作和互动的结果。英国文学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在孤立中产生，而是在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才得以生成和发展，使之具有世界性和地方性相结合的网状结构的特征，它由不同部分组合，每一部分代表它的一个侧面。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因此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对英国现代主

1 Christopher Butler. *Moder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4-15.

2 *ibid.*, p.14.

3 *ibid.*, p.15.

义文学的研究呈现出多元趋势，不仅涉猎广泛，而且更加深入，使过去曾被忽视或关注不够的现象得以关注或重新关注。在众多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早期现代主义文学的孕育和形成业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而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是跨文化影响研究。俄罗斯影响研究便是这些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确切地说，俄罗斯影响实际上指的是俄罗斯文化影响。从目前现有的研究资料来看，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总体上讲，俄罗斯文化对英国文学影响的研究主要围绕俄罗斯文学对英国文人的影响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接受。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早期的海伦·穆什尼克（Helen Muchnic）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英国声誉 1881—1936》（*Dostoevsky's English Reputation, 1881—1936*, 1939）和吉尔伯特·菲尔普斯（Gilbert Phelps）的《英国小说中的俄罗斯小说》（*The Russian Novel in English Fiction*, 1956），他们分别追溯了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不同时期的英国小说的影响；多萝西·布鲁斯特（Dorothy Brewster）的《东西通道：文学关系研究》（*East-West Passage: A Study in Literary Relationships*, 1954）对俄罗斯文化包括政治与文学在英美国家的接受作了历史性的回溯。但早期研究多采用谱系学或史学研究方法，倾向于一般概述。自1970年以来的研究开始呈现出新的特点，研究的关注点变得具体而明确，注意力明显投向俄罗斯文学对个别英国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如，泽塔洛克（George J. Zytaruk）的《D. H. 劳伦斯对俄罗斯文学的回应》（*D. H. Lawrence's Response to Russian Literature*, 1971）着重论述了作家在回应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罗扎诺夫时的矛盾情感和态度。彼得·凯伊（Peter Kaye）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英国现代主义，1900—1930》（*Dostoevsky and English Modernism 1900—1930*, 2004）一书聚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劳伦斯、伍尔夫、贝内特、康拉德（Joseph Conrad）、福斯特、高尔斯华绥和詹姆斯（Henry James）等的影响。伍兹（Joanna Woods）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俄罗斯世界》（*Katerina: The Russian World of Katherine Mansfield*, 2001）以传记形式，展现了曼斯菲尔德在其短暂一生中对俄罗斯文学及文化的热爱，特别是契诃夫对其创作及其人生信仰的影响。鲁本斯坦（Roberta Rubenstein）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俄罗斯观点》（“Virginia Woolf and the Russian Point of View”，2009）通过分析比较伍尔夫的小说和批评文章，

得出了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活动给伍尔夫的创造性想象力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决定性、变革性和持久”的影响的结论。近年来，研究动态又出现新的视角。对俄罗斯影响的研究开始从俄罗斯文学拓展到对俄罗斯文化影响的研究，从而超越了以往从作家到作家的比较研究模式，以更广阔的视野和背景来审视和衬托俄罗斯文化对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活动和创作理念建构的影响和重要意义。戴门特（Galya Diment）的传记《布卢姆斯伯里的一个俄罗斯犹太人：塞缪尔·科特林斯基传》（*A Russian Jew of Bloomsbury: The Life and Times of Samuel Kotliansky*, 2011）记载了俄罗斯流亡翻译家科特林斯基与劳伦斯、伍尔夫夫妇和曼斯菲尔德的交往和合作以及他给他们可能带来的影响，从而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边缘式人物推到了前台。贝斯利（Rebecca Beasley）和布洛克（Philip Ross Bullock）合编的《俄罗斯在英国 1880—1940》（*Russia in Britain 1880—1940: From Melodrama to Modernism*, 2013）是一部论文集，内容涉猎广泛，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挖掘并彰显隐藏在不同领域中的俄罗斯元素，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进一步展示俄罗斯在 1880—1940 年间对英国的影响以及英国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文化的接受和回应。戴维森（Claire Davison）的《合作翻译：弗吉尼亚·伍尔夫、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与 S. S. 科特林斯基》（*Translation as Collaboration: Virginia Woolf, Katherine Mansfield and S. S. Kotliansky*, 2014）从翻译角度，详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俄罗斯翻译家科特林斯基的翻译合作活动，她认为，对俄罗斯作品的阅读和翻译活动为伍尔夫和曼斯菲尔德开辟了通向了解不同文化之路，从而有利于她们自身的文化身份的建构。琼斯（Susan Jones）也从跨学科的角度，在《文学、现代主义和舞蹈》（*Literature, Modernism and Dance*, 2013）一书中探究了现代主义文学与舞蹈之间的关系，并以俄罗斯芭蕾为例，论述了其舞蹈创新对英国现代主义作家在语言创新上的启示。

这些研究充分表明，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俄罗斯文化特别是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从研究的导向看，呈现出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影响研究，过渡到个别作家专题研究，到近年来的跨学科、多元化的文化影响研究的趋势。毋庸置疑，俄罗斯影响的重要性正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它在英国文学现代主义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也变得越来越清晰和重要。吉尔伯特·菲尔普斯曾经说过，俄罗斯影响的



研究中存在“一个奇怪的事实”，即，评论热火朝天，却多是总结概括。但笔者相信，这种现象在这新一轮的研究中已不复存在。

本研究的目的是不是要质疑或挑战已有的研究成果，而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整体上，对英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俄罗斯文化影响做一个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研究将英国现代主义作家及其作品置于历史文化语境下，结合作家的创作活动和作品解读，阐明时代的文化氛围与文学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互动关系，进一步凸显和强调俄罗斯文化在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史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对现代主义作家有着不可忽视和深远的影响。换言之，俄罗斯文化不仅影响了英国现代主义作家的思维模式和叙事方式，也为他们开启了通向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世界的大门，有助于他们从中发现小说的潜能，明确方向，找到适合自我、符合当代经验的复杂性和流动性的小说形式，形成独特的创作理念和美学思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倘若没有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或许不会像今天这样在英国乃至文学史上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声誉。



上 篇

---

媒介·影响



# 第一章 俄罗斯热与英国文坛<sup>1</sup>

本章以伦敦发表的杂志文章为依据，拟从引发“俄罗斯热”的“俄罗斯芭蕾现象”开始，展示俄罗斯文学全面进军英国文坛的状况：由康斯坦斯·加纳特（Constance Garnett）的翻译所引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热（Dostoevsky Cult）到最终的“俄罗斯热”（Russian Fever），论述英国现代主义作家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以及俄罗斯文学对英国早期文学现代主义形成的深远意义。

## 一、俄罗斯芭蕾—陀思妥耶夫斯基热—俄罗斯热

20 世纪早期的俄罗斯芭蕾有时也被称作佳吉列夫芭蕾。尽管英国媒体在佳吉列夫名字的拼法上略有出入，如 Diaghileff（*TSL*）、Diaghilov（*TSL*）、Diaghilew（*The Spectator*），但对俄罗斯芭蕾以及佳氏对芭蕾的贡献却惊人一致地给予了高度赞誉。1908 年，俄罗斯芭蕾首次在欧洲演出并一举征服法国巴黎。翌年，英国目睹了它的风采。1910 年春，英国出现了俄罗斯芭蕾热。<sup>2</sup> 英国《泰晤士报》称：“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皇家芭蕾舞团全体成员将在几天内抵达伦敦，下月上旬将有 300 名舞蹈演员光临……。”<sup>3</sup> 文章语气上透着某种兴奋和激动。1911 年，佳吉列夫率领整个芭蕾舞团来到了伦敦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观众首次体验了新型舞台背景的设计。<sup>4</sup> 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天方夜谭》（*Scheherazade*）<sup>5</sup> 在

1 本章主要内容已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2008（3）：41-50。

2 W. A. Propert. *The Russian Ballet in Western Europe, 1909-1920*. With a Chapter on the Music by Eugene Goossens and Sixty-Three Illustrations From Original Drawings. 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Ltd, 1921, p.6.

3 *ibid.*

4 *ibid.*

5 也译舍赫拉查德，《天方夜谭》中的苏丹新娘。

英国的首演使英国观众“首次看到芭蕾摒弃所有传统，以完全独创的语言坚定地、充分地表达自己”<sup>1</sup>。《英语评论》(*The English Review*)指出：“芭蕾舞《天方夜谭》实现了想象力在舞台上最惊人的构想。”<sup>2</sup>《旁观者》就伦敦第四届俄罗斯芭蕾舞的开幕演出，对佳吉列夫的成就做了以下评价：“在佳吉列夫先生的率领下，继承派开始了对欧洲的征服”<sup>3</sup>。评论认为：俄罗斯芭蕾把我们引入一个新的世界——浪漫、原始、极富想象力。”<sup>4</sup>总之，俄罗斯芭蕾艺术在英国引起的轰动表明由佳吉列夫所创造的一种集音乐、舞蹈和绘画为一体的全新理念的舞蹈在20世纪早期英国的接受情况，也引发了影响更为深入持久的“俄罗斯热”(Russian Fever)。

“俄罗斯热”主要表现为对俄罗斯文学的热衷和热爱。首先，当时伦敦一些主要报刊大量刊登关于俄罗斯作家的评论、书评和讲座信息；其次，除俄罗斯芭蕾外，伦敦的一些戏院还将俄罗斯小说搬上了舞台，其中就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契诃夫的《樱桃园》《婚礼》《海鸥》；高尔基的《在底层》《瓦萨·热列兹诺娃》；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黑暗的力量》《启蒙之果》以及屠格涅夫的《乡间的一个月》等。与此同时，大量的翻译作品、研究译著和英国学者的研究专著也纷纷问世。根据统计，《泰晤士报》在1910—1930年间刊登了大量关于俄罗斯作家和作品的信息，诸如，对作家作品的评介，由作品改编成剧本在英、美、德、澳大利亚等国的演出广告，以及剑桥、牛津、伦敦大学举办的专题讲座海报等。从对这一期刊档案馆网点击搜索的结果看，仅上述作家就超过700条。这一时期出版的主要译作、译著和专著还包括：贺加斯(C. G. Hogarth)翻译的(1916)索洛维约夫(Evgenii Soloviev)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Dostoevsky: His Life and Literary Activities*, 1863)和克柳切夫斯基(V. O. Kluchevsky)的《俄国史》第一卷(*A History of Russia, Vol. I*, 1911)；索伊尔(Colonel H. A. Sawyer)翻译的德·沃盖(E. Melchior De Vogue)

1 W. A. Propert. *The Russian Ballet in Western Europe, 1909-1920*. With a Chapter on the Music by Eugene Goossens and Sixty-Three Illustrations From Original Drawings. 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Ltd, 1921, p.17.

2 Terry Teachout. "The Russian Ballet". *The English Review*, Vol. 8 (July 1911): 691.

3 B. "The Russian Ballet." *The Spectator* (February 1913): 233.

4 C. L. G. "The Russian Invasion." *The Spectator* Vol. 112 (27 June 1914): 1090.